

沈嗣莊編著

社會主義新史

青年協會書局出版



種六十第書叢年青

史新義主會社

敬獻給

我親愛的母親她易簣時的遺言

啓迪我鼓勵我使我把這書寫成了

蔡序

易繫辭傳曰：『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。』又曰：『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』春秋公羊傳曰：『言之重，辭之複，其中必有美者焉。』觀於社會主義之運動，其初或受信仰，或被排斥，是見仁見知之不同而已。然而運動既久，則以其言重辭複之故，而使人注意於其美點，於是有哲學家之試驗，有科學家之計畫，有宗教家之宣傳，彼等平日各有其研求與信仰，往往互相非薄；然而皆加功於社會主義之運動，誠所謂殊途而同歸，百慮而一致矣。吾國譯述西洋社會主義史者，已有多種，然對於宗教家之運動，多不致詳。今讀沈嗣莊先生之社會主義新史，乃詳人所略，側重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之關係，使讀者公認此種運動，爲人類普遍的要求，而決非一學派之所杜撰，則其對於社會主義之研求，將益增興趣。故吾謂沈先生此書，決非以宣傳基督教爲目的，而實在表彰社會主義運動全部之事實，使不致有偏枯之感焉。

廿三年十二月蔡元培

陳序

削足就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民十九年，我謬主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時，覺任重途遠，斷非一人之能力所能及。於是設法羅致人才，以匡不逮。其時，沈君正以宦海多故，於倦勤之餘，在江灣閉門著述，以求其心之所安。我與沈君相交有年，素來知道他是一個才識過人，敢作敢爲的人，對於青年運動，尤爲關心。因此，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去看他，要他『出山』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在第一次談話之後，他便答允了，因為我要使青年會成爲文化中心的一語，把他的心絃打動了。我與他共事，先後凡三年，在這三年中間，我們的合作的確使傳統的青年會走上了新的途徑。對於文化，我們是非常努力的。然沈君猶以爲不足。他說：如果我們老是整天奔走，整天開會，而自己的學問，却日益荒蕪，自己的思想，却每况愈下，則於最近的將來，我們必成爲文化的落伍者。我們自己既成了文化的落伍者，試問我們將何所恃而再爲文化努力呢？他要求以一部分時間，從事修養。這要求，我答允了。不幸，他的計劃還沒有實行，一二八戰禍便發生了。過後，整個社會便爲經濟支絀和裁員減薪的空氣所籠罩。當然，青年會不能例外。從此，沈君雖勉強從事，而其內心之矛盾，却與日俱增。不久，我以某方堅約，不獲辭而去。青年會隨後，沈君亦辭職而去。人皆痛青年會之失人，而我獨慶沈君之去得其時。因爲他現在還是一個年富力強的人，如果環境不許可他爲所欲爲，而因循苟且地下去，那末

到了衰老時候，悔之晚矣。果然，他蟄居吳門，不數月，他的社會主義新史便脫稿了。這的確是一本不同凡響的新書。我是一個基督徒，同時對於社會改造，自問未敢後人。讀了他的書，知道亘古來基督教對於社會改造的努力與其得失成敗。他的書不但是本歷史，而且也是一匹識途的老馬。因為從以前許多人的得失成敗，我們便可知此後基督徒所提倡的社會改造應該怎樣了。付梓之夕，沈君索序於余。余知沈君稔，所以一方面把本書誠懇地介紹於讀者，一方面更慶沈君之得其所哉。現在他已經恢復了他喜歡做和可以做的事，而可無上面所說削足就履之虞了。是爲序。

陳立廷序於上海

自序

本來我自己不想做序的，因為書裏邊的話已經說得很多了，那又何必再來囑囑而空佔篇幅呢？繼思本書書名中的「新」字，確有說明之必要。同時，那些鼓勵我和替我搜羅材料的好友們，他們的愛護和厚誼，使這書成功了。不過叫我怎樣表示我對於他們的感激，如果沒有自序的話。因此，我就勉力地寫下去了。

所謂「新」並不是標新立異以自玄的意思，因為本書有幾點的確是新的。何以言之？

第一，本書把社會主義最近的事實也包含了進去，尤其是蘇聯第二屆五年計劃。這是現在坊間任何社會主義史所沒有的。故曰新。

第二，本書明目張膽地以基督教為出發點。在八章書中，至少有三章與基督教有直接關係。在中國，這種以基督教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的歷史，恐怕還沒有過。這是本書所以為新的又一原因。

那末，我為什麼要以基督教為出發點呢？這大概是七八年以前的事。其時，我忝主中華基督教文社。因為要使基督教適合於現代生活的緣故，於不知不覺間，我便為基督教社會主義所迷住了；並且糾集了許多同志，作有統系之研究。如是有一年之久。以後，文社解體，同志們都各奔東西地去了；而我自己亦以事牽，

不得已把研究材料束之高閣。過後，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成立。我得參加末議。當然，我又在提倡我以前所醉心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了。運動中明達者，早已先我而見。以故一經倡導，響應者頗不乏人。結果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精神便鑽進到運動的宗旨中去了。去年他們還要我寫一篇社會改造研究計劃，雖然我因事冗，沒有踐約。所以社會主義已成了現代基督教思想界大家要研究的問題，這事實已昭然若揭了。不過現在書店中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的出發點，和一般基督徒在研究社會主義時所有的出發點，互有出入之處；以之爲觸類旁通的參考書則有餘，作爲研究的主要材料則不足。本書之編，就是要補這不足。

還有，對於那些素詆基督爲反社會，非革命的非基督徒，這書也該有相當之貢獻。西方文化，不是淵源於希臘，就是濫觴於希伯來。這是我們所知道的。普通寫社會主義歷史的人，總是從伯拉圖說起。本書把他置而不論，而偏自舊約聖經入手。這證明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有切膚之關係。在唯名主義產生以前，社會主義與基督教是一而二二而一。唯名主義的產生，雖然使社會主義有離基督教而獨立的機會，但是在聖西門傳立業等的歷史中，基督教的成分，却仍然很豐富。一八四八年這一年，在社會主義歷史中有兩件重要的事：一方面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崛起，一方面是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成立。前者與基督教脫離了關係，有時甚而至於與基督教處於敵對地位。歷史雖然沒有告訴我們後者因爲要直接應付前者而起，而其適足以使前者知道社會主義與基督教本不是兩件不同的事，這是無可疑義的。所以研究社會主義的人，非同時研究基督教不可；這和研究基督教的人，非同時研究社會主義不可一樣。批評基督教爲反社

會，反革命的人，讀了本書，或者可以知所反矣！這是我所希望的。

本書雖以基督教爲出發點，若以之爲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宣傳品則不可，因本書關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材料，搜羅得特別豐富則有之，批評或至於污蔑其他社會主義的地方，却是沒有的。我情願拿述而不作的態度來敘述社會主義各派的歷史。看了本書的人，便可以相信我言之不謬了。

對於那些像我一樣醉心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人，更有一言，非聲明不可。我之所謂基督教社會主義，斷斷不是歷史中陳列着的基督教社會主義，比如使徒時代的基督教社會主義，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。它們統統失敗了。二十世紀與科學社會主義昌明之後的我們，又何必蹈它們的覆轍呢？它們所主張的原則可以與天地同其不朽，它們的方案及手段却有修正之必要。至於如何修正，那是我和讀者應當努力的這一點。

末了，對於幾位寫序文的先生們的盛意，以及青年協會吳耀宗主編的鼓勵，我很感激。還有，這書是在蘇州寫的，吳王台下，環境有餘，參考不足。幸虧張仕章同志，從上海源源不絕地把參考書寄給我。不然，本書至少要遲幾個月出版，或至於終究不能出版。對於他的厚誼，我也很感激。

著者二三，一〇，一，序於蘇州。

導言

一、什麼是社會主義？這恐怕是一個極難答覆的問題。有許多人說：社會主義有五十種之多。其實，又何止於此？流派既如是其繁，則界說也就因之而不同了。比如穆勒說：『凡把土地和生產工具不作爲個人的所有物，而作爲社會或政府的公有財產者，叫做社會主義。』這是普通經濟學家對於社會主義的界說。巴枯寧是無政府主義的代表。他以平等爲立場，所以照他看來，社會主義的目的在『把社會組織起來，使每一個人，無論男女，一生下來，就有發展本能和運用本能的平等機會；不過這本能的運用，非根據於勞働不可。』麥唐納是英國首相。當然他的口臉又不同了。他說：『有許多人肯定社會存在的目的，在謀求個人的幸福和自由的維護。照他們看來，如果一個人能把他生活中的經濟狀況弄好了，那他全部生活就不成問題。因此，他們要建造一個社會。在這社會中有各種工作；而經濟工具的管理，乃是其中之一。所謂經濟工具，即土地和工業資本。這些工具倘使留在個人手中，那危險萬分。換言之，凡是要把互助應用到政治和經濟上的，即謂之社會主義。』馬克思以科學社會主義開山祖的眼光來解釋社會主義了。所以他說：社會主義最大的使命，乃是在『推翻人類中無意識的發展，而代以有意識的發展。』總之，各有所得，各有所失，各有所重，各有所輕。要找一句把一切社會主義都包含在裏面的社會主義的定義，在現成的社會主義的界

說中，至少著者還沒有發現過。

雖然如此，它們也有相同之處。第一，它們都主張私產制度廢止以及生產工具的社會化。所謂生產工具，乃是合土地和資本而言。第二，它們都主張革命，雖然革命的程度不同。所以社會主義斷斷不能和社會改良混爲一談。合起來說，凡以私產制度的廢止和生產工具的社會化爲目的而以革命爲手段的，方得謂之社會主義。如果要有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的界說，這或者可以將就吧！

二、『社會主義』Socialism 這個名詞是什麼時候發現的？最初用這名詞的是誰？這問題和社會主義的定義一樣麻煩。有的說：這是從英國來的；有的說：這是從法國來的。他們聚訟紛紛，莫衷一是。其實『社會主義者』Socialist 是淵源於英國，而『社會主義』却的確發祥於法國。何以言之？一八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歐文的信徒在英國貧民的保護者 Poor Man's Guardian 上面第一次用『社會主義者』。翌年，法國的勒羅克思 Leroux 也用了這名詞。繼勒氏而起者爲雷伯 Reybaud。至於『社會主義』那是在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三日法國的地球 Globe 上已經發現了。第一個用這名詞的人是雅蘭思 Joncières。閱二三年，勒羅克思除了用『社會主義者』之外，又用『社會主義』。在英國，這『社會主義』名詞是到了一八三七年。在九月二月的新道德世界 New Moral World 上才發現。這是『社會主義』和『社會主義者』兩個名詞的來龍去脈。

三、社會主義究竟是怎樣發生的？或曰：爲什麼要有社會主義？對於這問題，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主義

中替我們答覆了。他說：『至於烏託邦是專從理想上來改良成一個安樂的國家；便有這種子虛烏有的寄託。這種寄託，是由於人類受了很多痛苦。那些極有道德和悲天憫人的人見了，很不忍心。但是又沒有力量去改良，所以祇好說理想上的空話，作一種寄託。』他又說：『到了工商時代，遇事都是用機器，不用人力。人雖然有力，也沒有用處。想去賣工，找不到雇主。在這個時候，便有很多人沒有飯喫，甚至於餓死。所受的痛苦，不是一言可盡。一般道德家，見得天然界的禽獸不用受痛苦，尙且可以得衣食，人類受了痛苦，反不容易得衣食，這是很可憫的。想要減少這痛苦，令人人都可以得衣食，便發明了社會主義的學說來解決這個問題。』這兩段話告訴我們的是：不問其爲烏託邦社會主義，或科學社會主義，其發生，是因爲人類的生活太痛苦了。要解決這種痛苦，才有所謂社會主義，這是社會主義的來源。

四、那末，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應當存什麼態度呢？社會主義的發生既由於人類生活的痛苦，那末，人類生活的痛苦一旦存在，社會主義一日不能消滅，就是用刀鋸斧釜，也不能把它消滅。不錯，有許多社會主義它們的主張太激烈了，它們的手段太毒辣了；而其『悲天憫人』的苦心，我們却不能否認。人類生活痛苦了，所以它們才『悲天憫人』。反過來說：人類生活的痛苦沒有了，那它們又何苦而『悲天憫人』呢？所以在沒有決定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之前，我們先該自問：現有人類生活的苦是不是還是存在？如果不存在了，那不但激烈和毒辣的社會主義我們應當羣起而消滅之，就是那些不激烈不毒辣的社會主義，我們也該認爲無病呻吟，庸人自擾而屏棄之不顧。不然，對於任何社會主義，我們都應當用友愛的態度，加以批評，寬大的胸襟，加以欣賞。明乎此，我們才可以研究社會主義了。

社會主義新史目次

蔡序	一
自序	一
導言	一
第一章 聖經中的社會主義	一
第二章 自教父至謨耳間的社會主義	二〇
第三章 烏託邦社會主義	三八
第四章 科學社會主義	六二
第五章 波爾雪維克主義（上）	一〇二
第六章 波爾雪維克主義（下）	一二六
第七章 無政府主義	一四八
第八章 基督教社會主義	一六三

第一章 聖經中的社會主義

一 先知和律法書中的社會主義

猶太人直到進入迦南，他們還沒有知道土地私有制度是什麼。他們雖然把約但河兩岸的土地分配了，但土地的承受者，與其說是個人，還不如說是支派之爲愈。民數記三十六章明明告訴我們：『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產業的女子，必作同派人的妻，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產業。這樣，他們的產業，就不從這支派歸到那支派；因爲以色列支派的人，要各守各的產業。』不幸，在相當時間，迦南文化在猶太的社會生活中，起了作用。於是由絕對的私有制度而商品經濟，而貧富懸殊，而高利貸；現代資本社會一切的一切，在剛進迦南數百年的猶太社會中，具體而微了。至遲在公元前第九世紀，我們已經可以在他們中間，找出現代資本社會的雛形了。列王紀下四章一節所載『有一個先知門徒的妻，哀求以沙利說：你僕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華是你所知道的，現在有債主來要取我兩個兒子作奴僕』不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嗎？

照我們所知道的，對於這種社會生活的反抗，一直到了第八世紀的中葉，從先知阿摩司的口中，我們

才聽到。在聖經中，他是第一個社會主義者。他看到「輪臥在象牙床上……喫羣中羔羊……以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抹身」的人。他們「爲銀子賣了義人，爲一雙鞋賣了窮人……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……在各壇旁鋪人所當的衣服，臥在其上……以強暴搶奪財物，積蓄在自己家中……不知道行正直的事……使公平變爲茵陳，將公義丟棄於地……苦待義人，收受賄賂，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之人……吞喫窮乏人，使困苦人衰敗……賣出用小升斗，收銀用大戥子，用詭詐的天平欺哄人……用銀子買貧寒人，用一雙鞋換窮乏人，將壞了的麥子賣給人」。同時，他們用宗教儀式來作幌子，以自欺欺人。第十章告訴我們：他們每日早晨，獻上他們的祭物，每三日獻上他們十分之一。他們以爲這樣便可蒙上帝的寬恕。可是阿摩司對他們說：「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悅納，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，要使你們唱歌的聲音遠離我。因爲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」（五章廿三至廿四節）因爲耶和華所要的，並不是祭物，而是大水滾滾的公平，和江河滔滔的公義（五章二十四節）。

繼阿摩司而起的是何西亞。他對於當時社會的描寫是：「這地上無誠實，無良善，無人認識上帝，但起假誓，不踐前言，殺害，偷盜，姦淫，強暴，殺人流血，接連不斷……以法蓮是商人，手裏有詭詐的天平，愛行欺騙，以法蓮說：我果然成了富足，得了財寶。」他也主張正義，比如他說：「我必聘你永远歸我爲妻，以仁義，公平，慈愛，憐憫，聘你歸我……我喜愛良善，不喜愛祭祀，喜愛認識上帝，勝於燔祭……你們要爲自己栽種公義，就能收割慈愛……你們要開墾荒地，等他臨到，使公義如雨降在你們身上。」

阿摩司和何西亞是以色列的先知。在猶太，我們第一個找到的是以賽亞。第五章所敘述的「以房接房，以地連地，以致不留餘地，只顧自己，獨居境內」和現在大地主的橫霸，初無二致。他反對當時的法律；因為這法律祇做了有產者剝奪無產者的利器。這在第十章裏可以看到。耶和華說：「禍哉！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，和記錄奸詐之判語的，為要屈枉窮乏人，奪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，以寡婦當作擄物，以孤兒當作掠物。」因為以賽亞是貴族出身，所以他對於統治階級，即所謂官長長老等的不義的行為，比較其他先知，格外洞燭無遺。他說：「你的官長居心悖逆，與盜賊作伴，各都喜愛賄賂，追求賄賂，他們不為孤兒伸冤，寡婦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們面前……耶和華必審問民中的長老和首領，說：『喫盡葡萄園果子的就是你們，向貧窮人所奪的，都在你們家中……你們為何壓制我的百姓，搓磨貧窮人的臉呢？』」在以賽亞書裏，有一點是很可注意的，這就是階級鬭爭和無產者專政；至少他給了我們一種暗示。比如他說：「主萬軍之耶和華從耶路撒冷和猶太，除掉衆人所倚靠的，所仗賴的……除掉勇士和戰士，審判官和先知，占卜的和長老，五十夫長和尊貴人，謀士和有巧藝的，以及妙行法術的，主說：我必使孩童作他們的首領，使嬰孩轄管他們，百姓要彼此欺壓，各人受鄰舍的欺壓，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，卑賤人必侮慢尊貴人。」三章一至五節。這是以賽亞特殊的貢獻，是政治家的口脛。

在這裏，有一句要聲明。在先知書中，沒有一個先知不是屬於彌賽亞的。彌賽亞主義是烏託邦主義。不過關於彌賽亞，說得最清楚的，要算是以賽亞了。在第十一章裏，他說：彌賽亞行審判，不憑眼見，判斷是非，

不憑耳聞；他却要用公義審判貧窮人，以正直判斷謙卑的人。第五節說：『公義必當他的腰帶，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。』到那時，『謙卑的人，必因耶和華增添歡喜，人間貧窮的，必因以色列的聖者快樂，因為強暴人已歸無有。』（二十九章十九至二十節）

彌迦和以賽亞都是猶太的先知。其時，以色列之國祚，已經不絕如縷了。彌迦身居猶太；但是他看到以色列的情形，頗有冤死狐悲之慨。因此，他便不得不向猶太社會提出他的抗議了。他深覺得猶太社會和以色列社會，雖有南北之分，而其癥結之所在，却是一樣的。比如『他們貪圖田地，就估據，貪圖房屋便奪取。他們欺壓人，霸佔房屋和產業。……你們惡善好惡，從人身上剝皮，從人骨頭上剔肉。……你們厭惡公平，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。……首領為賄賂行審判，祭司為雇價訓誨，先知為銀錢行占卜。……惡人家中，不仍有非義之財，和可惡的小升斗嗎？……地上虔誠人滅盡，世間沒有正直人。……君王徇情面，審判官要賄賂。』這不是以色列社會現象的重演嗎？上面說過以色列人以為宗教儀式之隆重，是可以把一切的罪過抹殺的，這也就是猶太人的謬誤。所以彌迦說：『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，或是萬萬的油河嗎？』（六章七節）末了，他說：『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上帝同在。』（六章八節）

以上四個先知，即神學家所說的第八世紀的先知。從阿摩司起，到彌迦為止，共計五十年，在這五十年中間，以色列滅亡了。以賽亞和彌迦雖大聲疾呼地向猶太民衆勸告着，以期挽救狂瀾於既倒，無如纏綿其耳的猶太民衆，不但沒有悔過的表示，反倒變本加厲，每况愈下。於是內憂外患，接踵而起，在數十年中間，五日